

文／羅真聲 圖／哈莫尼安

親手摸到神的權能 (五)

回到房間，看著自己受傷的手，想到主耶穌十字架上的手，不禁潸然淚下……。



202202版權所有

五、生命交託——手傷得醫治

畢業那年的居住環境

1975年六月，我大學畢業。那段時間，住在離學校騎腳踏車約五分鐘的田野，雖在馬路邊，但車子很少，馬路也不大，不好會車；當時汽車也很少，連機車也不多，我們學生都是騎腳踏車出門。周圍沒有房子，這是一間獨立的農舍，因為是野外，設備尚未完全；屋內有一口井，沒有自來水。

裡面住了一位耕種周邊田地的農夫，還租給幾位中原的學生。我的隔壁是從高雄十全教會來的大一化工學生——陳弟兄。後來他到美國留學，現在是聖荷西教會的執事。

我成長的讀書環境，偏向獨立自主；何況大四即將畢業，課程不多，所以我就很少去上課。夜深人靜，讀自己喜歡的書，常常都讀到半夜二、三點，覺得那樣的環境很不錯。那時一定要吃宵夜，還要用500c.c的玻璃杯泡牛奶；早上十點以後才起床，早餐跟午餐一起吃。

信仰
專欄

一生牧養我的神



「一生牧養我的神」專欄，是羅真聲傳道將自己一生與神相遇、蒙恩，引您看見主的大能，讓生命充滿光彩與希望……以及神對他人生的影響——記述下來，為要回報神的大愛。

這種生活雖然自由自在，不在外遊蕩，也是讀書；不過學校的課沒有去上，雖可以順利畢業，其實內心都存在無形的恐懼。經過了好幾年，還會夢見將要被當，不能畢業，醒來才鬆了一口氣：幸好是夢。有一門選修課，我都沒有去上課，雖然寫了報告，還是被死當。雖是選修沒關係，但是如果再被當一、二科，超過二分之一就會退學了。

既然是學生，有規定的課程，就要順服配合，不能隨性。不然，表面上自由自在，內心卻存在著恐慌，得不償失。其實，不去上課，並沒有多利用多少時間。感謝主！讀神學院時，我就學會了這個功課，安排的課程一定會去上。我寫這些，並不是鼓勵年輕人學我，只是表白我也曾年少輕狂，感謝主耶穌的保守，讓我這樣走出來。

我的手受傷了

畢業前一個月的一個上午，我照往常十點多起床，隔壁的陳弟兄去上課了。我像平常拿著500c.c玻璃杯當漱口杯，到井邊蹲著刷牙。刷完牙起身轉個彎，不小心跌倒了，我左手拿著500c.c玻璃杯順勢撐地。慘了！玻璃杯碎了，我的手也受傷了。原來井邊都會濕滑，在還沒有使用之前，地是乾躁的不會滑，但刷完牙地濕了會滑。我沒有經驗，也沒有常識，所以沒有特別去注意，就這樣滑倒了。

我坐在地上，不知所措，手流血了，可能臉色也蒼白，覺得四肢無力；這時，住在

裡面的農夫出來了，他看到這個狀況，自然就扶我起來。我該怎麼辦？馬上想到約一年前跟主耶穌的約定：

我所信的神是全能的大醫生，不管什麼症狀祂都可以醫治，不只皮膚科、內科，外科也是一樣；只要我可以自主決定，就不要找醫生。

我知道該怎麼做，就跟農夫說：「你扶我到床上去就好。」他覺得莫名其妙，怎麼會這樣？但他也只能順著我的意思，扶我到床上，他就回去他的房間。手在流血，我就用衛生紙包著，躺在床上想了很多：

現在這樣繼續下去，我很有可能破傷風或流血過多而死；我這樣躺在床上，可能就再也起不來了。

如果沒有神，我也不想活。因為大一時，思想被啟蒙，覺得人生枯燥乏味、空虛無聊。我會想活下去，是因為有神。

如果有神，我也可能會死，因為人生自古誰無死，也不是信耶穌就長壽。如果死了，我可以安然見神；因為這並不是自殺，乃是意外死亡。而且我平常的表現敬神守道，不只受洗有聖靈，也熱心聚會做聖工。在社會上，循規蹈矩，也沒有不良習慣，甚至滿足眼目情慾的電影都戒掉了。

既然有神，我所信的神是全能的神。神要我活著，我就不會死，在神豈有難成的

事？死人都可以復活，我的手傷，在祂看來，也是小事一樁。

再者，我還有一個心願，就是當傳道做神的僕人。自從上了大學，這件事一直存在我的心裡，我也為此做準備；如果神要用我，我就不會死。

想來想去，總是可以放心。我就伸出我的手，交在神的手中，就這樣安心睡著了。如同彼得被殺的前夕，在監獄帶著鎖鍊，安睡在兩個兵丁中間（徒十二6）。

即使那位農夫要帶我去看醫生，也沒有那麼方便；因為交通不方便，計程車不會經過那裡，當時沒有電話，手機更不用說。那位農夫只能用腳踏車載我，醫院約有二十分鐘的距離；而我已經很累，要安坐在腳踏車上都有困難。

即使勉強到了醫院，想到醫生要縫合傷處，就覺得很恐怖！因為不知道有多少玻璃碎片殘留在手內，一定要先清除再縫合，那過程一定很疼痛。曾有一個女孩子因怕外傷的縫合而精神失常。

此外，中壢的醫院不一定能醫治。我是神學生時在嘉義教會實習，看到一個年輕人穿短褲，大腿綁著繃帶，手也裹著繃帶。我就問他怎麼會這樣，他說：「在餐廳工作，手拿著餐盤，不小心滑倒了，結果手受傷；在嘉義無法治療，特地到臺北馬階，割大腿的肉補手上受傷的地方。」我就馬上想到我

的手。感謝主！不必經歷這麼一番折騰。

血不流了

經過了一、二個小時的睡眠，也順便午睡之後，我醒過來了；覺得體力恢復了，隨即看了我的手，感謝主！血似乎不怎麼流了。

遇到了那位農夫，我很高興跟他說：「你看！我的手不流血了，耶穌看顧我。」以前我曾經跟他傳過福音，現在這個過程，是第一手資料，他最清楚，應該可以跟我一起歸榮耀給神。想不到他這麼回答：「如果用雲南白藥更快。」我無言以對，傳福音只是盡本分罷了。

回到房間，看著我的手，想到主耶穌十字架上的手，不禁潸然淚下；不是擔心受傷的手，而是體會主耶穌十字架的愛。順口唱出讚美詩76首：「在我主十字架，我看見主寶血，罪重擔從我心皆脫落；在十架我因信，眼明亮，心平安，到如今我無時不歡樂。」更堅定我要當傳道的決心。

當然，我也有禱告；不過那時覺得很需要屬靈的同伴一起禱告，如同但以理面對生死存亡之際，要他的同伴一起禱告（但二17-18）。隔壁陳弟兄上課還沒有回來，期待他趕快回來，並邀請同在中原的幾位同靈，一起來禱告。覺得當時的禱告，不是求神趕快醫治我的手，乃是求主耶穌使我有力量去面對這樣的意外；因為遭逢這樣的打

擊，心靈難免會軟弱，所以需要同靈來幫助禱告，使我能完全交託在神的手中。

照預期，陳弟兄及幾位同靈一起來禱告，我們也照素常的規矩，參加了那天晚上教會的聚會。在中原教會的學生雖然不多，但我們屬靈的感情不錯，一起在學校團契又一起去教會。當時有幾位大一學生，我的弟弟聰緣、陳弟兄、臺中的黃弟兄、行動不便的邱弟兄；還有一位初信現住屏東的吳弟兄。後來中壢教會重建時，有幾位學生也是教會的建築委員，可見團契學生跟教會的互動配合得很不錯；甚至陳弟兄也娶了當地的梁姐妹。

那天晚上聚會結束，信徒看到這種情況，很關心地要我趕快去看醫生。我想：「若要去見醫生，早就去了，怎會等到現在？」我三嫂的哥哥甚至說：「不要試探神！」我想：這是試探神嗎？如果我故意受傷才求神醫治，那才是試探神。我是意外受傷，不靠醫藥，全然靠主，就如我們常勉勵初信徒把藥丟掉一樣，這怎會是試探神？

手傷好了

手傷得那麼嚴重，該怎麼痊癒？不必管那麼多，主耶穌自有辦法。本來我只是想到生與死的問題，還沒有想到不死也不活，手發炎化膿，劇痛異常怎麼辦？有主的憐憫眷顧，雖從未用醫藥，受傷的手都沒有發炎化膿，也沒有痛。

神要顯神蹟的方法很多，手壓碎玻璃的剎那，完全無恙；或是血雖然流了，也即時止住復原。不過，我的情況跟常人一樣，但同樣可以看到神蹟。當時防止血液亂流的衛生紙，就這樣跟傷口黏在一起，我就順其自然，不刻意拿掉，否則會很痛。不拿掉，會不會細菌感染或衍生其他問題？既然交託主，就不必擔心了。

感謝主！約過了一個月，有污血水從縫隙中流出。再過幾天，整塊與血凝結的衛生紙脫落，我的手完全復原，也沒有傷到手指頭的血管神經，不影響後來的當兵，傷口像被縫合過一樣，太奇妙了！

痊癒的時間點也很奇妙，因那時是期末，也是畢業的前夕。如果是筆試還可以應付，但有體育課，要跑800公尺，如果手沒有痊癒，要怎麼跑呢？如果不跑，就沒有分數，怎能畢業呢？感謝主！我可以跑，雖然跑到600公尺就跑不動了，得重考；後來勉強跑完了，還是有分數，可以順利畢業。

（待續）✿



202202版權所有